

弟弟不見了

哥哥確診癌症後，我對他的印象只剩下病房、化療跟拐杖。

他第一次腫瘤切除時，我才國二。我跟爸媽坐在等候室的椅子。醫院的椅子都是連在一起，每個人肩並肩顯得擁擠。有那麼多人在等待一顆偌大的腫瘤被拿掉，像在等待一個機器零件被修繕完畢。

櫃檯叫號，哥哥被推出，醫生說手術很成功，還給我們看哥哥被切除的骨頭照。我覺得很噁心，那是一塊大約十一公分位於膝蓋的骨頭。原來人的骨頭長那樣。

哥哥有一個月都沒洗澡，很臭。住在病房的那些日子，爸媽輪流在照顧他與接送我的行程裡往返。我起床去上學，下課，爸爸或媽媽載我去醫院，那個時間國道總是塞車，長庚醫院好遠好遠。我跟爸媽先吃飯，很隨便的那種吃飯，然後再買晚餐給哥哥吃。爸媽交班，昨夜留下來的負責今晚將我送回家裡。一個家好似被拆成兩半，醫院漸漸變的像家，家漸漸變得像旅館，因為只有在醫院我們才能團聚。

也是在那樣的繁瑣裡，我學著將青春期的複雜難解自己收好，就算再大的課題在癌症面前都無法掛齒。長了滿臉青春痘又怎樣，哥哥長的是腫瘤。喜歡同性又怎樣，哥哥連活著都有問題。

腫瘤科病房來來去去，隔著簾子一同躺在病床呼吸的鄰居或許過幾天就不在了。在那樣的三人病房裡真有那麼點不好受。哥哥在出院前跟那一些好病友與護士拍了大合照。他說有個人只是比他晚發現，整隻腿都切掉了。

哥哥出院之後，便與拐杖形影不離。他原本超過一百八，硬生生被截斷到一百七十幾。這就算了，反覆的化療不只讓頭髮掉光，也讓頭髮再也長不回來。我看著他每天擦著很貴的生髮水，效果卻遲遲不肯到來。

我跟哥哥差了九歲，自從過了一個階段之後我們好像就無話可談了。他跟我說過，如果手足之間有人確診骨癌，那其他人就不會得。我從來沒問過他會不會埋怨我，為什麼得癌症的是他不是我。但如果他不曾那樣想過，我會為了自己竟然那樣想而感到羞愧。

原以為現代醫學成功地將我們重新聚合，哥哥身體的細胞卻依然在分裂。

數不清是第幾次，腫瘤又長出來。住院、切除、標靶、放射治療。哥哥拿去醫院蓋的棉被，原本從頂樓移到他房間，又從他房間搬到客廳，媽媽說下次要用就可以少爬些樓梯。

我坐在他病床旁邊，看著他的嘴唇乾裂又癒合，想說些什麼，最後只問他要不要喝水。

腫瘤跟青春痘，不知道誰比較頑強，誰也沒有要從我們彼此的身上離去。一個侵蝕器官，一個磨損自信心。小時候懵懂無知，升起自己也想躺在病房不想上學的念頭，但每每看到哥哥做化療時的面貌便打退堂鼓。

化療藥物小紅莓鮮豔的顏色在腦海裡揮之不去，以毒攻毒，那些毒又從何而來，去向何處。或許哥哥也有太多疑問，於是開始信仰宗教。

我們家住在桃園龍德宮附近，從它還是一間小小的鐵皮屋，看到後來擴建成十幾層樓高的宮廟。廟的最上方還矗立一尊金銅媽祖，從我家窗戶就能望見。

哥哥得癌症之後便開始進入那間鐵皮屋，跟隨遶境。他沒辦法久站，就坐在貨車後面，八天七夜。他成為一個忠實的媽祖信徒，只是當宮廟擴建完工，哥哥的癌症依然還未走到終點。這不減哥哥對媽祖的信仰。若發現新的腫瘤，哥哥不是先去看醫師，而是去問媽祖。他逐漸相信醫生的治療只是暫時，只有媽祖的指引是永恆的。

哥哥的癌症不只陪伴他大好年華，也陪我度過整個青春期。直到我如每個年輕人考到大學逃出家外，哥哥依然守候在家裡跟醫院。我的青春痘終於潮水般退去，哥哥的腫瘤卻仍然辛勤地運轉。

哥哥有個交往十年的女朋友，從生病前到現在都不離不棄。媽媽是多麼希望他們能夠結婚生子。

我從青春期延宕到現在的問題還是無法掛齒，我是同性戀這句話該怎麼說出口。前幾年同婚公投，得知爸媽包括哥哥的立場都是反同，我更退縮了。我甚至覺得為什麼生病的不是我，我是顯得那麼格格不入。

大學第二年，我跟爸媽都有預感，哥哥應該快不行了。癌細胞轉移到全身，現代醫學也束手無策的時刻。從國二到大二，我有種自己在侵蝕哥哥歲月

的錯覺。

也是那個時候，或許走投無路，哥哥甚至找基督教的阿姨受洗。阿姨傳教多年，終於招攬一位耶穌子弟。哥哥將能夠信仰的全都信了，他第一次哭著跟我說，他不想死。

哥哥被送去安寧病房的前一晚，他跟我說要照顧好爸媽，我還搞不懂安寧病房跟普通病房的差別，但我清楚知道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講話了。

隔天，因為安寧病房在另外一個院區，開車要快二十分鐘，爸媽跟哥哥不斷交代，我們先開過去，等等在那邊見。我跟爸媽在那邊等了快兩個小時，因為沒有救護車可以送。終於等到哥哥，院方說只有一位家屬可以跟上去。我跟媽媽在大廳等待，爸爸將哥哥那袋棉被跟日用品搬上去。

過了兩天，我在台北的租屋處接到媽媽的電話，她泣不成聲，叫我趕快回來，哥哥走了。我設想這個情境很多遍，直到終於到來我卻鬆了一口氣，忽然羨慕他不用再面對這一切。我終於變成了一個獨子。

撿骨的時候，我忽然想起那塊十一公分的膝蓋骨，我望著那些一塊塊的白骨悲從中來，想要找到那塊消失已久的膝蓋骨。撿骨師說不能哭泣，原來憋哭跟憋尿一樣難受。

我在整理哥哥房間遺物的時候，看到那些他跟媽祖求來的指引，上面寫著大大的福氣。

我開始擔心我福氣用完的那一天。

哥哥走之後，我覺得腫瘤某種程度上轉移到了我身上。媽媽掛念哥哥是理所當然，但有時候會忍不住猜想，媽媽有沒有想過如果生病的是我就好了。當我意識到這念頭有多危險時，念頭卻像腫瘤一樣擴散到全身。

每次回家，媽媽的話題繞來繞去還是會回到哥哥身上，關於她有多想哥哥，哥哥還在就好，她想抱孫等等。我會有一種非常疏離的，好像其實我不是她的兒子一樣，在聽她緬懷已經過世的兒子。

哥哥的手機到期許久，媽媽叫我陪她去解約。每次到了出門前一刻，她又

會說再等等好了，每個月好像也不差這一千塊。她每天都會看著哥哥的手機，幫它充電，廣告訊息照常接收。偶爾她忘記自己用的是哥哥的手機，打電話給我。來電顯示跳出哥哥的頭貼，我愣了好久。直到這種事情變成常態，我也不再問媽媽有沒有要解約哥哥的手機。

母親節到來，我試著擔起獨子的責任，想替媽媽慶祝。但媽媽跟我說她沒心情，叫我什麼都不用做。後來哥哥的女朋友送來保健食品，希望媽媽可以保重。媽媽很努力擠出一句話，妳也是，像是忘記語言本該如何言說。

往後三年的母親節跟媽媽生日，哥哥的女朋友總在晚上突然跑過來，說要送媽媽東西，送完就走，保重之後只剩無言。媽媽其實想要她不要再送了，不然她們誰也走不出來。

媽媽唯一會關心我的，好像僅剩我什麼時候才要長大，結婚生子好讓她抱孫。我該如何坦承我不會生小孩，我喜歡的還是男生呢。

偶爾透過公共議題試探，卻發現生出一個同性戀兒子恍若比失去一個兒子還令媽媽痛苦。這使我更無法掛齒。

媽媽說她不曾夢見哥哥回來找她，她感到很落寞。我唯一一次夢見關於哥哥的夢，是哥哥化作一陣白色的形體，像幻想的鬼魂穿越我。我將我的身體讓予給他。在那個夢裡，爸爸媽媽哥哥重新聚集在一起，像是美滿的家庭，沒有什麼格格不入的問題。我像鬼魂遊蕩在這個家，宛如不曾出生。如果是那樣好像也不錯。

窗外下著雨，金銅媽祖依舊靜靜矗立在那，好像保佑著誰，又好像其實誰也沒被保佑到。我坐在媽媽的車上，前往面海的祖墳，媽媽說她想哥哥了。廣播電台播到蘇芮的奉獻。「我拿什麼奉獻給你，我的小孩」媽媽哭了。「我拿什麼奉獻給你，我的爹娘」我也哭了。我們一言不發直到台 61 的濱海線駛入我們的眼睛，轉彎進入山坡，還沒開到哥哥的新家，媽媽先開口了。

你現在幾歲了啊。

小雨來得正是時候，可惜思念怎麼樣也沖不淡。

「我到底是哪裡做錯，讓你如此對待我。」

我花了好長時間，說服自己可以去跑步運動，去做所有哥哥做不到的事情，而不會感到某種愧疚。那些愧疚偶爾會席捲而來，尤其當媽媽的臉浮現對哥哥的想念。我能感覺到，媽媽真的比較喜歡哥哥，但那又怎樣。就像那些腫瘤般的青春痘，我等待時間撫平皮膚上的印記，等自己長得足夠大，然後對自己說，繼續活著也沒關係。